

常用词的历时演变在共时层面的不平衡对应分布

——以《官话指南》及其沪语粤语改写本为例

张美兰

摘要:本文以《官话指南》六种(含南北官话两种、沪语粤语翻译版四种)常用词异同为核心,发现其用词差异一方面反映了地域因素,另一方面词汇的历时演变也是制约地域分布的核心因素。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常用词历时演变与其共时地域分布的特点,即词在历史时间上“纵”的层次与在地理空间上所形成的“横”的分布具有某种对应性。粤语、沪语除使用了大量方言特征词外,粤语改写本较多保留了古代常用词,沪语虽有保留,但受元明以后官话影响大,用词向南方官话、北京官话靠近,北京官话多使用明清代以来新见常用词。

关键词:《官话指南》; 粤语; 沪语; 常用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汉语常用词词库与常用词历史演变研究”(11&ZD125)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美兰,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084)

清末出现了一批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供西方人学习的,有威妥玛《语言自述集》(1867)。第一部由日本人编写的北京官话汉语教材是《官话指南》(1881,吴启太、郑永邦编),这一教材曾在日本汉语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影响很大。从1881年到1945年之间先后再印或修订达45版之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北京官话《官话指南》为参照的修订本、注释本与翻译本接踵而至,来华传教士、从商或外交的人员不仅要学习北京官话,还要学习方言土语,故有与之对应的汉语方言对译本,如沪语对译本、粤语对译本,也有北京官话与外文对译本,有日文译本、英文译本、法文译本和法译本注释本,以满足不同国籍人员的不同学习目的。这些材料更是记录下当时的语言面貌,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汉语面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本文选取《官话指南》及其沪语粤语改写本六种:A.北京官话《官话指南》四卷(1881)、B.南方官话《官话指南》四卷(1893)、C.逐句对译官话三卷成沪语的《土话指南》三卷(1889)及D.《沪语指南》二卷(1896)、E.逐句对译官话成粤语的《粤音指南》四卷(1895)及F.《改订粤音指南》三卷(1930),结合汉语词汇史的发展概貌,分析ABCDEF六种不同文本中词汇的地域差异,揭示这种地域差异与历时兴替变化之相互关系。因所引例句会涉及方言特别是土字,所引用例用字保持原文献的面貌;各版卷数不一,列举时无对应词的,用“—”标示。特说明。

一、《官话指南》六种所体现词汇的地域差异

北京官话A版是所有文本的底本,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文本基本是按照句式和词进行较为严格的对译,因此形成的差异,一定是具有各自方言地域特点的语言形式,带有区别性特征。这有利于了解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和方言之间远近亲疏关系;有利于了解汉语通语与方言如何相互影响而发展的

线索。从方言词汇考察分析方言间的接触关系和源流关系,可以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一) 沪语、粤语用词分别与官话有差异

1. 沪语、粤语用各自方言特征词对应官话词

方言特征词有广狭之分,广义特征词不仅反映本方言区的,而且反映本方言与其他临近方言的关系。狭义特征词只见于某一个方言点或方言区,而不见于其他方言,即对内具有统一性,对外具有排他性。这里侧指狭义特征词,具有方言的区别性特征词。《土话指南》《沪语指南》使用了一批沪语特征词,《粤音指南》《改订粤音指南》使用了一批粤语特征词,因此《官话指南》六种文本间形成了官话用词与两大方言词间的对应表达。同时,南方官话与北京官话间的用词也有地域之分。下面根据用词加以分析,因篇幅所限,以点带面,例句从简。

(1) 表示“给予”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A	B	C	D	E	F
给	把	拨	拨	俾	俾

- (A) 您若是给利钱,我就不借了。(B) 您若是把利钱,我就不借了。
(C) 若使要拨利钱我,我勿借者。(D) 依若是拨利钱,我就勿借哉。
(E) 你若係俾利息,我就唔借咯。(F) 如果你要纳利,我就唔借俾你。(2—9,第2卷第9章,下同)

按:上古到明末清初,汉语给予动词多用“与”,A版用清代新用的“给”,B版用产生于宋代的“把”(长江以南下江官话的许多方言今仍用“把”),CD版用沪语特征词“拨”,EF版用粤语特征词“俾”,“俾”是文言词在粤语的存留。

(2) 表示“回转,归去”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回	回	转	转	翻	番
回	回	归	转	翻	番

- (A) 这刚才我回来,听他们说,您还没回来了,所以我在这儿竟等着您回来哪。
(B) 这刚才我回来,听他们说,您还没回来呢,所以我在这里竟等着您回来哪。
(C) 刻刻又来,听见伊拉话,阁下还勿曾转来哩,所以我拉搭等自家转来。
(D) 现在我才才转来,听见伊拉话,依还勿曾转来哩,所以我拉此地竟等依转来。
(E) 而家致翻嚟,听见佢哋话,你重未翻,所以我哋处专等你翻嚟。
(F) 而家正番嚟,听见佢哋话,重未曾番,我就等候你番嚟啫。(2—11)

按:表示“返回”义,上古、中古多用“归”“返”,中古至今,“回”占主导地位。“转”唐宋已见,《汉语大词典》该条下引宋马子严《贺圣朝·春游》:“游人拾翠不知远,被子规呼转。”明代吴方言作品三言二拍、《山歌》中常用。“翻”唐代已见,字或写作“番”,清初粤语弹词歌本《花笺记》等中常见,仅保留在粤语中。AB用通语词“回”,沪语C版用“转”,少数用“归”,还反映《土话指南》属于“转”对“归”的替换。“归”代表原松江话系统,“转”是当时苏州话系统对沪语的影响,参见钱乃荣,2003:84)但是D版一律是“转”,粤语用“翻”或“番”。当复音节趋向动词是“回去/回来”,沪语则为“转去/转来”、粤语则为“翻去/翻嚟”的新旧对译。

(3) 表示“疲乏”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乏	乏	衰瘡	弛瘡	瘡	瘡
累	累	衰瘡	弛瘡	辛苦	瘡

- (A) 赶到了家就累的动不得了。(B) 等到了家就累得动不得了。
(C) 回到屋里衰瘡来动勿动个者。(D) 等到之屋里就弛瘡来动勿动哉。
(E) 翻到住家就辛苦到唔郁得。(F) 番到住家好疾瘡唔郁得。(2—15)
(A) 阁下也歇过乏来了。我倒不觉很乏。(B) 阁下也歇过乏来了。我倒不觉很乏。
(C) 阁下衰瘡歇歇罢。我倒勿那能衰瘡。(D) 阁下也弛瘡哉。我倒勿大觉着弛瘡。
(E) 阁下都抖过瘡气喇。我都唔觉十分瘡嘴。(F) 阁下都抖过瘡嘴。我都唔觉瘡。(2—38)

按:表示“疲倦”,AB版之“乏”为中古开始出现的常用词,如《三国志》卷一:“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累”在明代开始用例有所增多。《西游记》第四十七回:“好眠一觉,养养精神,明日方好捱担;不然,却不累倒我也?”(引自刘曼,2014:412)CD版之“瘡”为古语词,先秦已见,《汉语大词典》首例引《诗·周南·卷耳》:“陟彼砠矣,我马瘡矣,我仆瘡矣。”“衰瘡”“弛瘡”是沪语土语,老派多用,今派多用“吃力”。EF版之“瘡”,《汉语方言大词典》该条下释“累;疲劳;疲倦”(1999:5724),是客家话、粤语用词。

(4)类似这一组的官话与两大方言对应的词还有一些,略举如下:

他	他	伊	伊	佢	佢
疼	疼	痛	痛	癩	癩
俏货	俏货	好东西	巧货	靚货	靚货
俏货	俏货	巧货	好货	平货	相宜货
胰子	胰子	肥皂	—	洋梘	番梘
惊恐	惊恐	惊懔	惊吓	惊	惊慌
说	说	话	话	讲	讲
知道	晓得	晓得	晓得	知	知
没	没	勿	勿	冇	冇
掌柜	老板	司务	老板	事头	事头
太阳	太阳	日头	日头	热头	热头
今儿	今天	今朝	今朝	今、今日	今、今日
甚么	甚么	啥个	啥	乜野	乜野
多少	多少	几化	几化	几多	几多
吝啬	吝啬	小气	苛刻	慳劣	慳俭

2. 粤语用方言特征词、沪语用常用旧词对应官话词

相对而言,常用旧词也是一种方言词。汉语新旧词汇兴替,旧词一方面进入书面语,一方面存活在方言中,但与方言特征词稍有区别。

(5) 称谓“父亲”,六版用词分别为:

父亲	父亲	爷	爷	老豆	老嘢
----	----	---	---	----	----

AB版用通语词:“父亲”。CD版用沪语特征词:“爷”。EF版用粤语特征词:“老豆(嘢)”。按:“父亲”较书面语,而当时北方还用口语词“老子”。

(6)类似这一组的官话与方言对应的词还有:

掉	掉	落	落	角	角
挑唆	挑唆	撺掇	撺掇	搅	搅
母亲	母亲	娘	娘	老母	老母

3. 沪语与粤语词汇新旧替代,沪语与官话亦为新旧替代

(7)表示“把液体或流食咽下去”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喝	喝	吃	吃	飲	飲
---	---	---	---	---	---

(A)你先喝酒,回头再批评。我已经喝了。(B)你先喝酒,回头再说。我已经喝了。

(C)先吃酒罢,后来再讲张。我酒吃个者。(D)依先吃之酒再话。我已经吃哉。

(E)你飲酒先喇,回手致批断过呀。我已经飲晓咯。

(F)你飲先,再批评喇。我飲晓咯。(2—39)

按:“飲”从上古至唐代一直是饮食液体的主要动词。唐代以后“吃”的动作对象扩展到流体食物,与“酒、水、茶”组合,金元以后口语文献动词“吃”的用例开始超过了“飲”。而清中后期“喝”才开始大量使用,才引起“吃”与“喝”之间的替代。粤语EF用旧词“飲”,沪语CD相对于粤语用新词“吃”,而相当于官话用“喝”又是旧词。方言与官话从南到北表现了这组词“旧—新—最新”的历史变化分布,以时间层次计之,亦能与之衔接。

(8)表示“看”,ABCD版主要用“看”,A版也用“瞧”,EF版用“睇”。

看	看	看	看	睇	睇
瞧	看	看	看	睇	睇

按:表“看”这一意义,“瞧、看、睇”是一组同义词。从产生时间上看,“看”早于“瞧”(元明期间新产生的)、“睇”。邵则遂、王平夷(2015:113)指出,“睇”在先秦通语中表示“斜着眼看”,在上古楚方言中是“含情地看”。汉代继承了

张美兰:常用词的历时演变在共时层面的不平衡对应分布——以《官话指南》及其沪语粤语改写本为例

先秦的语义。魏晋时首次出现了“睇”的引申义“看、望”的用法,现代粤方言用“睇”表“一般地看”是对它的继承。历代书面语或沿用古楚方言语义。从使用地域看,“看”是通语层面的,在清代表现为北方官话更多用北方的“瞧”,南方官话用“看”、粤语用“睇”。但粤语没有使用上古的“视”。

(二) 沪语、粤语用词一致,与官话有差异

1. 粤语、沪语用词一致,与官话(两种)有异

沪语形成晚于粤语,但元明期间一批汉语常用词发生了新旧替换,沪语似乎未受影响,用词上 CD 版与 EF 版一致,构成与 AB 官话版的新旧用词的差异。

(9)表“面孔”之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脸	脸	面孔	面孔	面	面
洗了脸	洗了脸	揩之一把面	揩之面	洗完面	洗面

按:“面”指面容,《说文·面部》:“面,颜前也。”“脸”魏晋时期才出现,指脸颊,如《集韵·琰韵》:“脸,颊也。”隋唐时“脸”和“面”仍分工明确,到唐代“脸”可以指整个面部,宋元变得普遍,明代“脸”和“面”两者的使用频率基本相当,到清代“脸”的使用就大大超过了“面”,占据了主导词地位。今天粤语、沪语保留了旧词“面”的用法。粤语“面”不仅单用,还能构成许多的词和熟语。例如:面巾、面盆、面坯、面珠墩;面左左(脸带愠色)、面青面黄(面有饥色)、面红面绿(气极时脸色的变化)、熨起块面(黑着脸)、面懵心精(表面愚笨,内心精明)等(参见黄小娅 2007:10)。《官话指南》有 AB 之“脸”,CD 之“面、面孔”,EF 之“面”的对应 22 组。

(10)表示“(雨、雪等)降落”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下大雨	下大雨	落之大雨	落大雨	落大雨	落大雨
下起雪	下起雪	落起雪	落起雪	落起雪	落绵花雪

按:表示“下雨(雪)”这一意义,通语用“下雨(雪)”,南方方言多用“落雨(雪)”。张雁指出“下”与“落”作为自动词用来表达雨雪降落义都是在东汉,估计至迟在南宋末年“落”字从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通语中隐退(2013:7)。

2. 粤语、沪语、南方官话用词一致,与北京官话(北方话)有异

(11)表示“挑选”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挑	拣	拣	拣	拣	拣
---	---	---	---	---	---

按:“挑”之“挑选”义。此义晚至唐代才产生。例如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一:“十年对垒,万阵交锋。虑久困于生灵,乃选挑其死士。才过汶水,缚王彦章于马前;旋及夷门,斩朱友贞于楼上。”《老学庵笔记》卷二:“禁中旧有丝鞋局,专挑供御丝鞋。”《水浒传》第九十四回:“特差他到昭德,挑选精兵一万。”“挑”作为“挑选”义主导词要到清代,因此 BCDEF 都用“拣”。时代性、地域性使然。

(12)类似这一类的北方话与南方官话、南方方言对应的词还有:

耍手艺	做手艺	做生活	做生活	做功夫	做工
耍	赌	赌	赌	赌	赌
忌	戒	戒	戒	戒	戒
打围	打猎	打猎	打猎	打猎	打猎
出了门子	嫁出去	出嫁	嫁出去	嫁	嫁
耗子	老鼠	老鼠	老鼠	老鼠	老鼠

(三) 沪语、粤语之一方与官话一致

1. 沪语与官话一致,粤语与官话有异

中古至唐宋一批常用词发生了新旧替换,沪语或多或少受之影响,用词上 CD 版与 AB 官话版一致,构成与 EF 版的新旧用词的差异。

(13)对同父母或同族同辈而年龄比自己大的男子的称呼,六版用词分别为:

哥哥	哥哥	哥哥	阿哥	大佬/胞兄	大佬/胞兄
----	----	----	----	-------	-------

按:“哥”本义指“发声之语。”称谓词的“哥”是外来词,唐初,已经开始代替“兄”,与“弟”相对。宋以后文献中,称

同父母、同族、亲戚中的“兄长”用“哥”常见,明清口语中尤其是小说中多用“哥哥”,在口语中“哥哥”开始逐渐取代单音节“哥”的地位。粤语存古用“胞兄”,或特征词“大佬”,沪语则与官话相近,用“哥哥”。

(14)表“抄写”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抄写	抄写	抄写	誊	钞	钞
誊写	誊写	抄写	誊	钞	钞

按:汪维辉指出,“书写”的“写”始见于秦。“写”替代“书”大概也是分段完成的,整个过程延续的时间相当长。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完成的是第一步:“写”接替“书”的“抄写”义。同时泛指“书写”的“写”也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表示“抄写”义还常用“钞”,偶尔也用“誊”(2000:245,248)。潘牧天指出,“钞”表“誊写”义,与古人的书写器具、习惯有关(2014:103)。《释名·释书契》:“书称刺,书以笔刺纸简之上也。”古人称“书”为“刺”,是因为书写器具和材料的原因。《三国志》中有用例,两晋时期“抄”作为“钞”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出现,至唐宋逐渐替代了“钞”的词义,《朱子语类》只用动词“抄”,而“钞”是纸币的专称。《官话指南》粤语 EF 版用古字“钞”,沪语 D 版用“誊”,官话 AB 版和沪语 C 版都用“抄写”或“誊写”。

(15)表“眼睛失明,看不见东西”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瞎	瞎	瞎	(瞎)	盲	盲
---	---	---	-----	---	---

- (A)莫非你是瞎子麽?(B)莫非你是瞎子麽?(C)依眼睛瞎拉个啱?
(E)莫非你係盲嘅咩?(F)噉你一定係盲嘅?(3—15)

按:表示“眼睛失明,看不见东西”义,汉语史上发生过“盲”和“瞎”的历时兴替,其中“盲”在西汉至唐宋一直占据主导词地位,元明清之后“瞎”成为这个语义场的主导词(参见鲍金华,2008:129—130)。“盲”和“瞎”的新旧变化,在《官话指南》六个版本中的异文对照体现为:表示眼睛失明的人,粤语 EF 使用“盲”,在 ABCD 版中是“瞎子”。官话 AB 版、沪语 CD 版用“瞎子”“瞎猫”,而粤语 EF 版用“盲”“盲猫”。

(16)表示“用手支持人或物,使不倒”之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搀	搀	搀	搀	扶	扶
---	---	---	---	---	---

按:表示“用手支持人或物,使不倒”之义,汉语史上发生过“搀”和“扶”的历时兴替,自古以来“扶”常用,“搀”之此义,《汉语大词典》首例引宋沈辽《禅僧岩》诗:“吾身有病苦下湿,复畏神怪来邀搀。”明代口语文献用例才增多,刘璐琳(2014:59)统计《水浒传》《西游记》“搀”(59例)、“扶”(76例)。而“扶”是个多义词,常用表示“扶持”“扶助”,因此比较专一的“搀”此后替代“扶”成为主导词。“搀”和“扶”的新旧变化,在《官话指南》六个版本中体现为:官话 AB 版、沪语 CD 版用“搀”,而粤语 EF 版用“扶”。明清时期,“搀”在这一义项上占了优势,“搀”“搀扶”多见。

(17)类似这一组的官话沪语与粤语对应的词还有:

进/到 <small>入建筑物</small>	進/到	進/到	進/到	入	入 <small>明代</small>
吃 <small>食 固体食物</small>	吃	吃	吃	食	食 <small>明代</small>
倒 <small>转折副词</small>	倒	倒	倒	反	反
弟兄	弟兄	弟兄	弟兄	兄弟	兄弟
房子	房子	房子	房子	屋	屋
走	走	走	走	行	行
跑	跑	跑	跑	走	走
下	下	下	下	落	落
还是 <small>选择连词</small>	还是	还是	还是	抑或	或
听见说	听见说	听见话	听见人话	闻说	闻得
小	小	小	小	细	细
箱子	箱子	箱子	箱子	杠箱 <small>粤语特征词</small>	杠箱 <small>粤语特征词</small>
哭	哭	哭	哭	喊 <small>粤语特征词</small>	喊 <small>粤语特征词</small>

这一类词的共同特点是粤语用词,多以常用词的旧词为主,少数为方言地域特征词。

2. 粤语与官话一致,沪语与官话有异

这一类沪语用词主要反映的是沪语特征词。

(18)表示“游览”,六版用词分别为:

张美兰:常用词的历时演变在共时层面的不平衡对应分布——以《官话指南》及其沪语粤语改写本为例

逛	游	白相	勃相	逛	逛
---	---	----	----	---	---

按:表示“游览”,AE版用“逛”,B版“玩”“荡”,偶尔也用“游”或“游荡”,CD版主要用沪语特征词“白相”“勃相”,F版用“逛”或“行”。《北京土话》:“逛,游览也。但北京凡说‘逛’,都是兼走合看的性质。若是只走不看则曰‘溜达’、曰‘绕弯’,不得谓之逛。”(齐如山,1991:101)

(19)表示“帮忙”“帮助”,六版用词分别为:

底下人	底下人	相帮人	底下人	下人	伙计
底下人	底下人	相帮人	底下人	下人	跟班
跟人	跟人	相帮人	用人	跟人	伙计
跟人	跟人	相帮人	用人	跟班	伙计

按:“相帮”在沪语中是“帮忙”“帮助”。下人、佣人沪语旧派称为“相帮人”。AB版称被使唤之人叫“底下人”或“跟人”,C版沪语则多称为“相帮人”,偶称“跟班”,D版沪语多称为“底下人”或“用人”,E版粤语多称“(底)下人”或“跟人”,F版粤语多称“伙计”或“跟班”。《语言自述集》曾提及“跟班(儿)的”一词,指出南方话只用“跟班”。“跟班的”是使唤的人。注:南方官话(southern mandarin)管单个儿的仆从叫“跟班 kēn - pan”,北京叫“跟班的 kēn - pan - ti”,更多的是“跟班儿的 kēn - pa rh - ti”(威妥玛,2000:106)。

(20)类似这一组的官话粤语与沪语对应的词还有:

辞	辞	停	停	辞	辞
打	打	敲	敲	打	打
卖	卖	祟	卖	卖	卖
擦	擦	揩	一	擦	擦
洗	洗	揩	揩	洗	洗
日子	日子	日子	日脚	日子	时候
见天	每天	日逐	每日	每日	每日

需要指出的是,沪语D版用词与C版相比,有时有新派与旧派的区别。

二、《官话指南》六种词汇地域差异与历时演变

何大安(2004:7)指出,今天的任何一支方言,都不会是孤立地从祖语传衍下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固然有传统的成分,有自创的成分,也有外来的成分,常常都是分化与接触交互进行的。方言不可避免要受到共同语及周边方言的影响。北京官话A版《官话指南》是所有文本的底本,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南方官话B、沪语CD、粤语EF文本基本上是按照A版句式和词进行较为严格的对译,因此其间的差异,一定是具有不平衡性,一方面与粤语、沪语以及官话形成历史有关,方言译本或多或少受官话用词的影响或干扰,另一方面与常用词的历时演变密切相关。

(一)粤语、沪语用词与其历史层次差异

首先,粤语、沪语不接受A版北京官话中北方话特征词,如例(3)之“乏”、例(8)之“瞧”、例(12)中的“耍、忌戒、打围、耗子、出了门子_{出嫁}”等。其次,与粤语和沪语的形成历史相关,相对而言,粤语较多继承上古至魏晋普通语语言成分,或者是历史上作为一个方言词一直存在于南部地区的语言成分,沪语则较多继承中古尤其唐宋以后的普通语语言成分。

1. 从《官话指南》官话用词与粤语译词,看粤语对应的用词情况

麦耘(2009:230)指出,在语言方面,很可能在第一次汉族移民的时候,粤语已经形成,其后不断从各次移民中吸收汉语成分。普通语在不同时代对粤语施以影响,造成不同的层次;分化与融合互相交错。从《粤音指南》《改订粤音指南》对《官话指南》的对译来看,情况主要有三:

1.1 大部分为上古常用旧词。如上文例(1)给予义之“俾”,例(4)中知晓义之“知”、今天之“今”,例(7)之“饮”,例(9)之“面”,例(13)之“兄”,例(15)之“盲”,例(16)之“扶”,例(17)中之

“入”“食”“屋”“行”“走”“闻”等。《粤音指南》中还有对译“赚^钱”之“搵”。也使用比较书面语的双音词,如:对译选择连词“还是”用“抑或”“含糊”用“苟且”“运气背”用“蹇滞”“磕头”用“叩头”,“吝啬”用“慳劣”“慳俭”。

1.2 用方言词。上文例(2)之“翻/番^{唐代}”,例(3)疲劳义之“瘡”,例(4)中疼痛义之“癩”、没有之“冇”、甚么义之“乜野”,例(17)中哭泣义之“喊”。

再如:表“寻找”语义,从古至今有“索/求一觅一寻一找”,但粤语对应的不是早期“索/求一觅”,而是方言词“搵”。

(21)表示“寻找”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找	找	寻	寻	搵	搵
(A)叫他带了他们找那个人去。	(B)叫他带了他们找那个人去。				
(C)教伊领之佬去寻箇个拐子。	(D)叫伊领之伊拉寻伊个人去。				
(E)叫佢带佢哋去搵箇个棍徒喇。	(F)叫佢带佢哋去搵先头嗰个人。				

按:表示“寻找”这个概念,上古汉语主要用“求”“索”,魏晋南北朝多用“觅”,唐宋时期“寻”占主流,元明时期“寻”继续大量使用,从清中叶开始,“寻”使用逐渐下降,逐渐退出口语。“找”大约是元代出现的新词,一出现就开始积极地与“寻”竞争,直到清末成为表示“寻找”义的主要用词,至今如此。AB版主要用“找”,CD版主要用“寻”,EF版没有选用上古汉语的“求”“索”,魏晋南北朝的“觅”,而是用粤语特征词“搵”,全书有58组之多。“寻找”一词吴语只说“寻”。“三言”小说中大凡都用“寻”,很少用“找”(孙鹏飞,2001:24)。沪语选择了唐宋至明清时期常用的“寻”,与明清含吴语成分小说语言用词基本协调。

1.3 用中古时期的常用词。上文例(4)第三人称代词之“佢”、例(8)之“睇”、例(10)之“落”、例(14)之“钞”。再如表示“穿衣”,从古至今有“衣一着一穿”的历时演变,粤语对应的不是早期“衣”,而是第二阶段中古的常用旧词“着”。

(22)表示“穿着”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穿	穿	着	着	着	着
---	---	---	---	---	---

按:“着”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跃居“穿着”类动词的核心地位。唐宋“穿”零星使用,到元明“穿”多见,之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官话指南》AB之“穿”,CDEF之“着”。“着”是吴语、粤语的特征词,主要见于吴语、粤语、客话等方言中。

1.4 用元明以来的新词。上文“擦、讲、跟班”等是其用例,六版用词分别为:

擦	擦	揩	一	擦	擦
说	说	话	话	讲	讲
跟人	跟人	相帮人	用人	跟班	伙计

按:“擦”在清代才引申出“擦拭”义,在有北方方言色彩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文献中多见。“讲”,唐代偶有用例。《庄子·德充符》:“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成玄英疏曰:“(仲尼)令其入室,语说所闻方内之道。”以“语说”解释“讲”,此“讲”表“谈论,讲话”之义明矣,而该义在元代以后才多用。今江淮官话、吴语、粤语等保存。“跟班”,《语言自述集》作“跟班的 kên¹ pan¹-ti”或“跟班儿的 kên¹ pa¹-’rh-ti”,指服侍人员或官员的服务扈从队伍;一般的佣人或仆从,又叫“下人 hsia⁴ jên²”。跟班儿的 kên¹ pa¹-’rh-ti,通常指在北京的外国人的服务人员;家庭服务人员有另外的称呼(2000:106)。

再如表示“睡觉”义之“瞌”。

(23)表示“睡觉”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睡	睡	瞌	瞌	瞌	瞌
---	---	---	---	---	---

- (A)咱们回头可以放心睡觉罢。 (B)我们回头可以放心睡觉罢。
(C)放心勃转来困味者。(D)我佢就可以放心困觉未哉。
(E)我地呢阵翻人去放心瞌觉都得。(F)我哋呢阵放心瞌觉咯。(2-29)

按:“瞌”亦作“困”。汉代“困”从居而无食引申指人体乏力、疲倦。服虔《通俗文》:“疲极曰困。”唐宋常用,并引申出“疲乏欲睡”之“睡”义。唐韩愈《石鼎联句》序:“斯须,曙鼓鞞鞞,二子亦困,遂坐睡。”《朱子语类辑略》卷七:“有待坐而困睡者,先生责之。”此后逐渐多见,清代南方方言作品中,“睡,躺”义是“困”的主要义项,如《何典》《海上花列

传》等。章太炎《新方言·释言》：“今直隶、淮西、江南、浙江皆谓寝曰困。”“困(暍)”为方言本字。沪语“暍”和粤方言的“瞓”，本是同源的，因粤方言中有部分溪母读成了擦音“f”，就出现了方言俗字“瞓”。《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显示，“暍”作为“睡觉”义核心语素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川渝贵桂以东地区(2008:158)。在北部吴语、徽语、闽语中是方言特征词(参见李荣,2002:105,134,319)。“疲乏想睡”义则广泛分布于官话方言中。在《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所记录的93个官话方言点中，词目“困了”下有41个点用“困+助词(了/咧/啦/嘛)”表达(转引自刘曼,2014:414—415)。EF没有用上古的“寝”、中古的“卧”“眠”，用了广大长江以南地域常用的地方口语词。类似的例子在EF版中是普遍的，这也许帮助说明粤语形成的某些层次或受通语影响而致。

2. 从《官话指南》官话用词与沪语译词，看沪语对应的用词情况

沪语的形成晚于粤语。从宋元之交设置上海镇、上海县算起，至今有700多年的历史，而对沪语有书面记载从小说《何典》的流传到开埠(1843年)以后西方传教士等外国人的著述也仅仅170年左右的历史。《土话指南》序曰：“《官话指南》本为东洋吴君所撰，分有应对须知、官商吐属、使令通语等门，洵足为有志官话者初学之助。司铎师中董君见而爱之，译以法语、并音以西音，于难辨之处加以注译。是以西士来华，莫不先行诵习，奉为指南。然于松属传教士，不克其用，未免有恨，概欲译以松属土音为快。余姑就众情，勉按原本，译以方言，惟其中有几处省郡等名，不便译出，故将原本地名，少为权易。”可见，《土话指南》采用松属土音。同治七年(1868)《上海县志》卷一所附“方言”：“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华亭是府城“松江镇”，松江方言是其权威方言，则《土话指南》之松属土音亦为当时权威方言。通过《土话指南》《沪语指南》对《官话指南》的对译，情况大致如下：

2.1 受通语尤其是南方官话影响大。如例(8)之“看”、例(12)中诸词、例(13)之“哥哥”、例(14)之“抄写”、例(15)之“瞎”、例(16)之“搀”、例(17)中所列之“进、吃、弟兄”等。当然，沪语受官话影响亦分层次：底层受中古以来通语影响；其次，受唐宋官话影响大，用唐宋以来的新词，如例(5)之“爷”、例(6)之“娘”、例(7)之“吃”、例(20)中之“揩”（“揩”从表摩擦义引申出“擦拭”义是在唐代）、例(21)之“寻”；再次，对元明以来的常用词主导词接受更快。例如：

(24)表示“关键，重要，紧迫”义，六版用词有12组分别为：

要紧	要紧	要紧	要紧	紧要	紧要
按：“紧要”“要紧”，五代时就已产生。“紧要”略早于“要紧”，两者异序同义。宋元时期“紧要”多见，明代以后“要紧”占主导地位，并引申出“关妨，干系，妨碍”的意思，以及表示程度极甚之副词，表“厉害，很”义(参见汤扬扬,2015:63—64)。粤语对译用宋元时期的主导词“紧要”，沪语对译用明代以后的主导词“要紧”，从底层看，沪语与粤语都用早期主导词“紧要”，但沪语译词选择了层次偏新的“要紧”。					

(25)表示“液体沸腾”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开	开	开	开	滚	滚
按：汉语表达“液体沸腾”义的主导词，经历了动词“沸”“滚”(涪)“开”的历时兴替。上古、中古时期主导词是“沸”。上古、中古时期所用动词偶见“涪”。元明清时期是“滚”，清末“开”逐渐多用，之后“滚”在方言中保存，“开”常用。“开(水)”和“滚(水)”的新旧变化，在《官话指南》六个版本中的异文对照有2组，体现为：官话AB版用“开水”，沪语CD版保持一致，而粤语EF版用“滚水”。据李荣等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在闽语区的雷州、海口等地，还使用“沸”表“液体沸腾”“煮”“加热”等意义。在吴语区的崇明、苏州等地，还是用“滚”表示“液体煮沸”，“滚水”等同于“开水”。可以看出粤语没有用方言底层的“沸”，选择了第二层次的“滚”；沪语CD版没有用方言旧词“滚”，选择了第三层次的“开”，或许与官话影响有关。					

2.2 用沪语特征词。上文例(1)之“拨”、例(2)之“转”、例(4)中之“伊”“话”“勿”“司务”“几化”、例(20)中之“日脚”。

2.3 上古常用旧词较少用。上文例(9)之“面”、例(20)中之“祟”等。不过也有继承单音节古词，双音化构新词。如：例(3)之“衰瘡/弛瘡”(瘡)、例(9)之“面孔”(面)、例(18)之“白相、勃相”(相：视也)、例(19)之“相帮”(相：助也)，表现出对古语的继承与创新的一面。

2.4 用南方地域特色的词，如：例(23)之“暍”。他例有：对译“街坊”义之“邻舍”，“师傅”义之“先生”。

(二) 方言祖语传衍与通语渗透影响

《官话指南》及其方言对译本体现了用词的继承与变化,同时也表明在汉语方言的演变历程中,语言变化是常态,而后一层次在变化中覆盖前一层次也是常态现象。上文例(7)之“喝—吃—饮”,就是经过了三个层次的覆盖。再如:

(26)表示“站立”义,六版用词分别为:

站	站	立	立	企	企
(A) 就见傍边儿站着有一个伙计答应说,是他接的筹。	(B) 就见傍边站着有一个伙计答应说,是他收的筹。	(C) 边头立拉一个伙计答应啫话,是自伊接个。	(D) 就看见傍边立拉有一个伙计答应话,是伊收个筹。	(E) 就见企旁边一个伙计话,係佢收筹嘅。	(F) 企侧边一个伙计话,係佢收筹。(2—33)

按:表示“站立”,从盛唐到明初,文献用例主要是“立”,明代中后期(《训世评话》)“站”才开始替代“立”。AB版用明代以来官话区通语词,CD版用上古早期至明代通语词“立”。“企”,本字是“倚”。“倚”,《广韵·纸韵》渠绮切:“立也。”“倚”,用作“站立”义始见于战国,历史上可能作为一个方言词一直存在于南部广大地区,今天粤语、闽语、吴语、赣语、湘语、客话、官话等方言区有存留(参见汪维辉、秋谷裕幸,2010:307)。“企”今仍为粤语俗字,故EF版用其方言。从来源说,“企”是吴语、粤语的通用词,但是沪语用魏晋以后唐宋元常用的“立”。明代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小说中只用“立”(孙鹏飞,2001:24)。可见沪语使用后一层次之“立”,而明清通语进入更后一层次之“站”,直至今天。

(三) 南方、北方官话词与共同语基本词汇

官话有南北地域之区别,《官话指南》A版比较客观地记录了19世纪末北京话口语的面貌,《官话指南》B版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相对于北京话口语的南方官话词汇和句式的表达特点。《官话指南》AB版用词大部分一致,但是仍有一批词存在这样规整的对立。如:明儿个—明天、大夫—郎中、早起—早晨、胡同一巷(子)、娘儿们—妇女们、见天—天天、窟窿—洞、瞧—看、拾掇—收拾、给_{给予}—把_{给予}、知道—晓得、遛达—游荡、沏_茶—泡_茶、抽冷子—忽然、赶_{明儿}—等_{明天}、得了一—好了。张美兰(2011)有过系统的调查整理,可查阅。

汉民族共同语经历了明清的官话、清末民国时期的国语和当代的普通话,而官话实际上分南北两系——南方官话和北京官话。这些具有南北地域区别的官话用词不同程度地进入通语的词汇,成为今天民族共同语的基本词汇。从上文《官话指南》及其方言译本ABCDEF版的比较可以看出,有从“行”到“走”、“走”到“跑”、“入”到“进”、“着”到“穿”、“食”到“吃”、“饮/吃”到“喝”、“寻”到“找”、“扶”到“搀”、“立”到“站”的变化,有“这儿”—“这里”、“那儿”—“那里”、“知道”—“晓得”、“看”—“瞧”、“今儿”—“今天”、“给”—“把”、“忌”—“戒”等之南北地域分布。那么,北方官话究竟有多少词语来自南方官话,有多少来源于北方官话,那些在今天被看作北方土话的词汇,如“吝啬(吝嗇)、腓子(肥皂)、解_{介词}(从)”,是怎么被南方官话挤掉而未进入普通话的,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今后深入地研究。

现代汉语通语和方言的形成过程是汉语史和方言史研究中长期未解决好的问题,本文通过官话本与沪语粤语间用词异同的比较,揭示了清代共时平面词的南北地理分布特点,反映出语言发展演变的分化层次与语言接触一些情况,显示了通语的演变与方言的演变两条线索的交织关联。本文的研究还充分证明,由于词义演变的复杂性,古汉语常用词在不同的词汇系统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古汉语一些常用词的本义,在粤语里至今仍是语言交际中普遍使用的常用义。古今常用词的新旧替换,在不同地域变化的步调不一致,旧词在粤语中是常见的口语词,在沪语中表现形式不一,这些常用旧词仍是共同语词汇系统的基本成员。因此基于历史文献的汉语词汇史研究一定要与基于方言比较的研究结合起来。本文只是一个尝试。

参考文献:

- [1]《官话指南》版本:
A. 初刻版《官话指南》四卷,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杨龙太郎出版。
B. 改订版《官话指南》四卷,清光绪十九年(1893)九江印书局活字本。
C. 沪语版《土话指南》三卷,清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土山湾慈母堂本。
D. 沪语版《沪语指南》两卷,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美华书馆本。
E. 粤语版《粤音指南》四卷,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香港别字馆印本。
F. 粤语版《改订粤音指南》三卷,1930,Hong Kong: Wing Fat & Company。
- [2]鲍金华,2008,《“盲”和“瞎”的历时替换》,《语文学刊》第9期。
[3]曹志耘,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4]陈章太、李行健,199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
[5]何大安,2004,《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黄小娅,2007,《广州方言口语中留存的古汉语词》,《广州大学学报》第9期。
[7]李荣,2002,《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8]刘曼,2014,《“疲乏,困倦”义形容词的历时演变》,《中国语文学》[韩国]第66辑。
[9]刘璐琳,2014,《〈西游记〉单音节手部动作词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0]麦耘,2009,《从粤语的产生和发展看汉语方言形成的模式》,《方言》第3期。
[11]潘牧天,2014,《“钞”和“抄”词义演变考》,《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12]齐如山,1991,《北京土话》,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3]钱乃荣,2003,《北部吴语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14]邵则遂、王平夷,2015,《论“睇”语义的历时演变》,《长江学术》第2期。
[15]孙鹏飞,2001,《冯梦龙“三言”小说的吴语成分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6]汤传扬,2015,《“要紧”“紧要”的成词及词义演变考》,《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17]汪维辉,2000,《东汉—隋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8]汪维辉、秋谷裕幸,2010,《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中国语文》第4期。
[19]威妥玛,2000,《语言自述集》,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许宝华、宫田一郎,1999,《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21]张美兰,2011,《明清域外官话文献语言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2]张雁,2013,《“下雨”“落雨”的历史比较考察》,第21届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年会学术论文,韩国首尔。

(责任编辑:孙羽津)